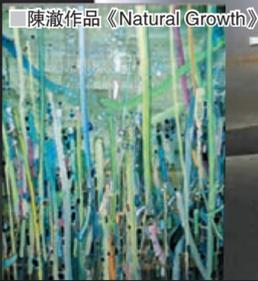


《繪事後素》展示十青年藝術家畫作 透視當代藝術面貌



陳澈：思考內部自然與外部自然的關係

文：談談今次的作品？
陳：這次參展的作品基本上是今年最新創作，一共五件作品，屬於Jungle和Growth系列，都是探討外部自然景觀與內心自然世界的關係與界限這個大主題。作品的面貌也是從早期帶有一些抽象與具象的結合的表現手段，到現在的變得更為抽象的變化過程，創作語言也更加鮮明與個人化。

我探討的是一種當下的現代人的一種生活和外部社會、自然之間的一種關係和界線。我感覺當下的現代人生活在一個特別工業化的社會環境下，充滿壓力，但實際人和自然有一種天然的連繫。而現在這種關係導致我們和真正的自然越發微妙和疏離。其實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種自我的抵抗，它等於一個內心的避風港，抵抗外部自然跟我們當下的困擾。所以，作為藝術家，從我的角度去幫我尋找內心的自然，把它表現出來。

文：為什麼你對植物與自然特別有興趣？
陳：其實不僅是植物，更多的是一種生物自然。作品當中會看到一些像植物的筋脈、各種細胞，包括一些水，甚至神經之類。我是把自然界中各種因素抽象化符號化，變成我個人的語言，這需要很長時間去沉澱和摸索。談到自然嘛，我是特別喜歡自然的東西，包括種植植物。我在倫敦待了很多年，在這個現代城市裡，竟然有一些那麼自然的環境，非常吸引我，回國後就特別想把之前的東西延續下去。當時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黑橋，環境非常

聯亂。我就把後面的環境改造成自己的一個植物園。第一年幾乎沒畫畫，都在打理植物園。這可能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吧，不僅是創作。你問我為什麼對自然特別感興趣，這是我的天性吧！

文：談談你的成長背景？後來在異地讀書對你創作有影響嗎？

陳：我的童年在北方的鄉村度過，後來父親教師職位恢復，搬到城裡，大學在河北師範學院度過。畢業後在北京的學院當藝術老師，因為太想畫畫了，後來辭職當全職畫家，然後去了英國讀純藝術的碩士。

在英國十年對我的創作影響很大。我感覺我的（繪畫）語言形成確實是在碩士畢業後，更多的是感受到碰撞在裡面。也是我真正沉澱下來，再反思、反芻。記得在倫敦時聽BBC採訪一位華人作家，她說在人生中，就是要給自己一個自我放逐的機會，這樣人生才更豐富，寫東西也更有深度。

當你進入西方，置身於一個充滿當代藝術氛圍的環境，精神上會經歷諸多文化及觀念上的碰撞與洗禮，過程充滿挑戰，會令人興奮，有時也會痛苦。但隨著時間推移，痛苦會慢慢消失，繼而轉化為一種新的營養滋養我們的創作，深入了解當代藝術的框架，找到自己的坐標從而確定創作方向。我想這正是在國外學習和生活帶給我最大收穫。



陳澈作品《Dream Jungle Series》

《繪事後素》展出十位青年藝術家的作品。

「北工22藝術空間」現正舉行「《繪事後素》——中國當代青年藝術家十人展」，共展出十位中央美術學院畢業的藝術家共三十五幅作品，展期由即日起至八月二十九日。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此次參展的包括巴欣榮、陳澈、陳紅、杜華、韓修智、姜培源、湯柏華、王希民、張子卉、張孟良。據策展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吳嘯海介紹，青年藝術家代表著活躍的藝術創作現狀與未來藝術趨勢，透過長期關注中國年輕藝術家，並跟蹤其生活與創作軌跡，為青年藝術家營造良好的藝術生態環境。香港文匯報專訪了其中兩位藝術家，了解他們自身以及對當代藝術的看法。

姜培元作品《Granite(s)》



姜培源：拷問繪畫的真正意義

文：你的作品有很多塗層組成，是什麼理念？

姜：這是塗層（layer），一層層往上添加，其中一個作品是塗層特夠明顯。其實我比較感興趣的是製作方法。所有的繪畫都是由後面的木框、支撐物、畫布組成，我們把顏料畫在畫布上，然後有支撐物掛在牆上，稱之為繪畫。而我可能會討論繪畫的定義，我把它拆解掉。所以當中的顏料我也是透過多塗層來製作的。我先做一些黑色的、綠色的、咖啡色的顏色，乾了以後全部變成碎片，然後重新再和白色顏料做在一起，再切割下來，做成一個顏料的皮，再把它掛到畫布和牆上。

文：那可以理解為你是在思考繪畫是什麼吧，你有答案嗎？

姜：答案就是作品。所以我通過實踐和時間來思考。它不是追求答案的過程，而是我如何反饋，如何回應藝術系統和藝術史。我可能會討論繪畫和雕塑的界線。對我來說，特別重要的是材料、媒介和方法。其實我很多作品都不算繪畫，我不把它當成繪畫看。

文：這次展覽其中一件作品名為《Granite》，把像一塊布的丙烯顏料鋪在椅子上，談談當中的理念？

姜：作品還是一種顏料吧，也是繪畫，只不過拖到地面，和地面發生關係。我們可以把它當成桌布，就改變了我們觀看繪畫的一種方式。我覺得繪畫不應該高高在上，這是舊式的思維。像這個作品，只不過因為今天佈展，才這樣擺出來。我們不需要太抬高藝術，

它跟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樣的，藝術家亦然。（那你希望達到什麼目的？）消除階級。藝術不應該有階級，我們總覺得藝術應該高高在上，掛在家裡顯示品味，所以我要打破它。

文：但如果有人買了你的作品，把它掛在牆上，不會違背了你的想法？

姜：不，我很開放。那是他對屬於他的物件。但我是怎樣看待藝術是我的事情。這也包含了我們今天不同的人、族群、文化，如何看待他們所認識的作品。

文：希望觀眾怎樣看待你的作品？

姜：我隨他們。這個取決於他們本身是否有過藝術背景，看的東西很不一樣。如果沒有藝術背景，就覺得是垃圾。我覺得這是一種溝通吧。當代藝術應該是這樣，不需要讓所有人或一部分人來覺得它特別好。它可以很日常、隨意，如果受過藝術教育，看待方式自然不一樣。這也是我的作品需要思考的部分，它在今天會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和觀眾進行溝通，也特別有趣，也是當代藝術很重要的部分。

文：在英國讀書對你的創作有影響嗎？

姜：我在那裡讀大學和碩士，在那裡待了八年多。我覺得我對當代藝術的認識完全是在那兒接受教育所建立起來，這也是對我在今天的創作一個很重要的影響。（什麼樣的影響？）如何看待、思考藝術，包括價值觀、世界觀，都挺西方的。我在英國從不到二十歲待到三十歲，這是形成我的價值觀很重要的時期，沒法替代。

保留一座城市的溫度 湘籍畫家長沙建個人美術館

他是一位享譽國際的旅美華人畫家，獲得約翰遜騎士勳章的中國大陸第一人；他的作品曾獲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荷蘭女皇貝雅特麗克斯等人的高度讚譽；他創作的《南京大屠殺》和70多場以「人性與愛」為主題的世界巡迴讓世人震驚；他用一筆一畫「畫」出了全球最大的藝術家美術館。他就是從湖南南部陽走出來、自稱「強驃子」的藝術家李自健。

長沙湘江西岸的洋湖濕地公園東頭，一座造型獨特、大氣磅礴的藝術建築拔地而起，建築面積2.5萬平方米，周圍湖面綠地面積180餘畝，總投資約2.2億元。2017年7月16日經世界紀錄認證機構(wrca)權威認證為全球最大的藝術家個人美術館。

這就是湘籍旅美畫家李自健、丹慧夫婦獨資投建的全球最具規模的現代化個人公益美術館——李自健美術館。李自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美術館主展區5000平方米，由四大專屬展廳構成，常設展以「人性與愛——李自健油畫環球巡迴展」原基本陣容作為展覽核心，並附有近年尚未面世的一批新作，甚至還有畫家的藝術生涯中第一幅素描、第一幅色彩習作。

據介紹，美術館由湖南大學建築學院院長魏春雨團隊設計，從上空俯瞰，這座美術館造型簡約、大氣，由圓形和各種方形組成，

一個碩大的圓圈落在美術館頂部，格外吸引眼球。而美術館乳白色的外牆坐落在綠地碧水中央，色彩和諧而統一，不僅體現了現代、大氣、簡練而充滿靈氣的設計語言，還構築了一座具有強大視覺衝擊力以及與洋湖濕地公園地理環境巧妙融合的地標性文化建築，極大地保留了一座城市的溫度。

事無鉅細必躬親

人稱「藝術遊俠」的李自健，1982年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油畫系，1988年移居美國洛杉磯。在美期間，李自健完成了一大批表現人間大愛的現實主義油畫作品，奠定了「人性與愛——李自健油畫環球巡迴展」的基礎。

2013年冬，李自健回到長沙，看中了湘江之濱的一片開闊綠地，向長沙市政府申請，獲得允許。

作為發起人，李自健和夫人丹慧事必躬親。從美術館的設計、開工到後來的裝修，再到現在的局部改造，哪怕是從室內沙發擺放到美術館外圍的水車設計、天鵝養殖，他都是親自參與。李自健常說，2.5萬平米的每一個地方都滲透了他的心思和腳步，包括館外的花草草，也是他親自確定品種顏色。

「建館最緊張的半年裡，我每天忙到凌晨



李自健美術館舉行南京大屠殺週年紀念活動，背景即為李自健代表作《南京大屠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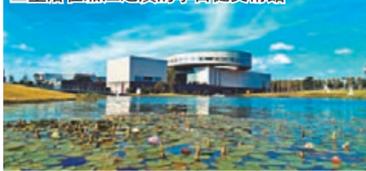
1點多才睡，5點又起床了。但這些都不算問題，最大的問題還是資金問題。」說起建館的艱辛，李自健說。

一筆筆畫出資金

原來，由友人出資建館的計劃出了點問題，資金斷了。他和妻子丹慧商量後，做了一個幾近英雄般悲壯的決定：動用夫妻倆的積蓄，賣掉房子，再不夠，畫畫賣，也要把美術館建起來。

湖南乃至全國多位收藏家被李自健的精神感動，為成就其夢想紛紛慷慨解囊，出資收藏他的畫作，好朋友、百姓大藥房的董事長謝子龍就以重金收藏了他專為美術館而作的

坐落在湘江之濱的李自健美術館



第三幅《南京大屠殺》巨作。

隨著工程的推進，千頭萬緒的大小事務壓得他喘不過氣。特別是2015年6月，湘江洪水淹到了美術館的地下層，他天天在美術館，和工人們一起搶險，協商徹底解決方案，一連幾天徹夜未眠。

李自健告訴記者，在資金最困難的時候，他試着向省領導寫信報告情況，期待支援。省市各級政府十分關注工程的進展，美術館建成共投入2.2億元。雖然靠畫畫籌得了一些資金，但遠遠不夠，欠了一身的債。

「後來，政府替我把債還清了，現在，我沒有一分錢債務了。」李自健哈哈一笑說。據了解，目前李自健美術館已移交給當地政府，成為長沙一處重要的文化平台，湘江之濱的一座文化新地標，面向全體市民免費開放。

《南京大屠殺》讓池田大作落淚

《南京大屠殺》是李自健美術館的鎮館之寶，也是他的代表作。從1992年至2013年的二十餘年間，《南京大屠殺》隨着「人性與愛——李自健油畫環球巡迴展」，先後走進美國、德國、法國等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七十餘場的巡迴展出，李自健也因此獲頒「國際和平特別貢獻獎章」。



湘籍旅美畫家李自健

然而，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日本著名作家、桂冠詩人池田大作看到這幅畫作後，專門給李自健寫信說：「凝睇《南京大屠殺》，一瞬間我的心停止了跳動，我的心哭泣了。而且我的心燃起了火焰……日本軍殘虐至極的野蠻行徑，我們絕對不會忘記……一些不可一世的當權者否認、歪曲殘暴的歷史，恣意妄為，我們要堅決與之戰鬥下去。」

受星雲大師之託而作

李自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他創作《南京大屠殺》，始於星雲法師的囑託。

1937年12月，年僅12歲的少年星雲，在母親的帶領下，到南京尋找父親，但日本軍隊血腥屠城，他尋父未果，從此天人永隔，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1991年初夏的一天，星雲法師囑託李自健創作一幅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警世之作，讓後人永遠銘記這段慘無人道的黑暗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圖：受訪者提供